

刘索拉：我不习惯宏大的自我定义



刘索拉 于捷摄

“这书里面既没有惊艳的故事，也没有什么可嚼舌的私事。属于一种关Nothing(无)的书，除了音乐什么都没有，而音乐本身就是无。”

在刘索拉新近出版的《浪迹声涯》一书里，有这么一段很“刘索拉”的话。

三十多年前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的刘索拉，以一篇《你别无选择》在小说界掀起“刘索拉旋风”，她本人则被列入当时势头最为强劲的“先锋派”。然而，对于这个归类，刘索拉向来不赞成，在她看来，最懒惰的对艺术的解释就是称一部作品或者一个艺术家为“先锋派”，她说：“叫我‘先锋派’还不如叫我‘冒险家’或者‘土匪’呢！”

刘索拉从不把自己定义为作家，她所有的创作，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在表演上，都离不开音乐的角度。所以她说自己，“闹了半天就是一件小事，就是个做音乐的。”

在过去的三十年里，刘索拉前往世界各地，在开放的艺术殿堂里努力探索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，被誉为“东方蓝调女王”。而她最为冒险的理想是，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有能量的乐队，让民乐家们再也不是海外中国城异域情调的点缀。

刘索拉成功了吗？旁观者看到的是一次次功成名就的演出。个中滋味，刘索拉却另有话说。在这本关于“无”的书里，她和盘托出自己的艺术观与四十年来艺术实践的酸甜苦辣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白雁



扫码观看采访视频

读品：出版《浪迹声涯》的初衷是什么？

刘索拉：在书里已经说到了，我在1993年因为参加了一个世界音乐节，感触到当时中国缺少独立、有当代音乐精神的乐队，所以想到去做这样的乐队，但真正开始有了这个乐队是2002年。这是因为有了原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李真贵老师的支持。在组织和与这个乐队共同演出的二十多年里，我学到了很多，也体验到了我身边音乐家的特点。这本书就是我做乐队的一些感受。

读品：您说这是一本关于Nothing(无)的书，如何理解这句话？

刘索拉：这是借用了某喜剧中的一种自嘲，意思是漫无目的。这本书里净是一些乐队的细节，像是说家常，没有很高调的大意义和大目的。做这个乐队花的心思太多了，也经历了很多成功或失败的音乐会，把这些经验为自己理清楚，也自知这并不是大众关心的话题。有兴趣的朋友，读了觉得还有同感，那我只能庆幸，或者读了之后觉得完全不知所云，也不怪读者，因为我知道，做音乐的人沉浸于此的那种快乐，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骚扰。多亏还有季季这样的年轻一代人，对我的想法感兴趣，所以我就随着她的兴趣聊，她通过参加乐队的演出和排练体验到什么疑问，就提出来，我顺着她的疑问也就把自己的想法捋一捋。否则我每天有一肚子的体验都随着晚饭吞下去了，然后带进梦乡，懒得再重说一遍。

读品：您在书中谈到，二十多年前有一个想法，“成立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有能量的乐队，让年轻人听到中国乐器的声音也如听到摇滚乐般兴奋，民乐家们再也不是海外中国城异域情调的点缀。”您的这个想法如今实现了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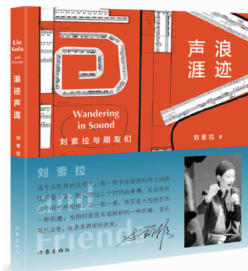
刘索拉：其实这是1993年就产生的想法，但最后实现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因为那时候我在国外，身边民乐家很少。而且我还需要先弄清楚国外那些好的乐队是怎么做的，这不光是调查，这需要我置身于其中，去学习和体验，和

「因为所有艺术家都是普通人，是社会的分子，那也是社会的声音。」



刘索拉

作曲家、作家。生于北京，现居北京。音乐作品包括歌剧及大批影视音乐、管弦乐队、舞蹈音乐、人声艺术及大批民乐综合乐队作品等。文学作品有小说、散文、歌剧剧本等。有多国译文。最新文学作品是对话集《浪迹声涯》，音乐作品是大型交响舞曲《大圣传奇》。



《浪迹声涯》刘索拉 著 作家出版社 2022年7月

国外那些非常好的音乐家合作，首先我自己必须让他们看得上，愿意和我合作，他们也不是和谁都能合作，在合作中，我们必须是平等的，有所贡献和交流，而不是一个学生姿态。然后我带着这些经验回国和民乐家合作，我们共同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在欧洲，我们常常被评为最好的乐队，常常作为聚光乐队演出，也曾经和德国现代室内乐团合作过。然后我们开始立足国内的演出，这期间经历了很多困难，也得到了很好的评价。今年，我们受到北京国际音乐节和上海交响乐团的邀请，共同演出一部我的新交响乐队作品。我们都很期盼这次演出，希望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通过这部作品，感受到中国新音乐的能量。

读品：结合您自己的经历来看，您认为要让包括音乐在内的一些中国的艺术形式(比如水墨画、书法)走出去并让非华人文化圈接受，还需要做哪些工作？

刘索拉：其实，在海外，传统艺术被非华人文化圈接受并不难，尤其是完全不改变的传统艺术，最容易被西方人当作异国情调来赞赏。难的是，如何向国外介绍有原创性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。具有文化底蕴又富于当代艺术理念的文化艺术作品，这样的作品更能显示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和现代文明程度，而不是吃老本的懒人形象，也不是只简单跟风潮的那种娱乐文化。所以不用担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性，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世界文化遗产，只要出现就会被全世界接受。难的是，我们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当代的中国文化艺术。当这些作品出现的时候，如何看待它们和诠释它们？

读品：很多读者和我一样，最早是因为文学作品《你别无选择》认识您。在我看来，这篇作品中凝聚了您生命中两个重要的元素——文学和音乐。如今回望，您认为这部作品对您而言有什么意义？对您后来的选择有什么影响？

刘索拉：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，就感到了一种命运的无奈，似乎都是天意所使，所以叫“别无选择”。后来也真是这样，做音乐贯穿了我大部分生命，音乐解决不了的感受才写文字。回头看，那是一部很不成熟、很年轻的文学作品，但我自己也会被那时候的那种生命力感染。这部小说后来在一些欧洲音乐节和美国中国文化节上被引用，作为我们班同学的象征，因为一个班级能有这么多出色的作曲家，在世界上也不多见。这成了中国作曲界在世界上的一个现象。国外的音乐学者不仅重视这个班级的存在，还更加对我们的老师感兴趣。没有这些出色的老师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受益。所以我们的班级是非常幸运的，他们的作品就是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。

读品：《浪迹声涯》中在谈及文学和音乐的关系时，提到了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，从您的艺术实践来看，其实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也已经实现了贯通。就您的体会而言，文学与音乐有什么共通之处？在您的文学与音乐生活中，二者是如何互相影响的？

刘索拉：如果你学习音乐史的时候，把当时的文学作品放在一起对照，会很好地理解文学与音乐的关系。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，艺术是互相影响的，比如浪漫派的小说时代，音乐也相应地会渲染人性。在西方艺术史中，这种共进很明显，可以找到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再比如中国明清时期的言情小说，里面很多是曲牌一样的文字。可见那时候的人是很喜欢说唱文学的。那时候街上的市井都可以说出曲牌的名字，边弹边唱世俗的内容。所以那时候的文字很多是和音乐有关的。那时候的曲牌和弹唱风气、音乐风格、写故事

的风格，都带着很统一的世俗气息，非常丰富。所以如果你对文字敏感，完全可以用文字的感觉去感受相应的音乐，或反之。比如很现代主义的诗，配什么样的音乐？把现代主义的诗配上浪漫派的音乐，就会偏离原诗的意境。

读品：您身上被贴了很多标签，作曲家、作家、剧作家、人声表演家，等等。相对而言，您倾向于接受哪种称呼？

刘索拉：我从小学音乐，长大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学音乐，然后又专业做音乐，我的小说大部分写的都跟音乐有关，我的人声表演也是用声音找到音乐的某种特殊角度，比如介于乐器和人声的表现力，等等。我写的剧本都是歌剧，离开了音乐我完全不懂戏剧。所以所有我的创作都离不开这个音乐的角度。闹了半天就是一件事，就是个做音乐的。

读品：在谈到成为一个优秀艺术家的条件时，你提到了“能吃”和“好奇心”的重要性，这似乎是回到了人性的原点，感觉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，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？

刘索拉：先说能吃。因为我参与了无数的演出，发现演奏音乐这件事情不光是脑力，更是体力。搞声乐的人有些是要饿唱，但有些是要饱唱。著名歌唱家叶佩英老师曾跟我说，她一定要饱唱，吃得饱饱的才能唱出来。那么器乐演奏家更是要吃得饱饱的才有劲儿奏乐。我曾经为了一个选秀节目训练演奏者，那个小孩在选秀节目上败下阵来，想东山再起。送到我这里，我让他演奏，马上发现他根本没有演奏的持续力度，无法像专业人士那样训练。于是我首先重视的就是他的食谱，每天先吃高蛋白，然后才能有劲儿练一天的琴。等他再次出现在舞台上时，让人大跌眼镜，他从一个娱乐艺人转型到了很正规的演奏风范。我在国外参加那些音乐节的时候，主办单位永远给音乐家备齐丰盛的宴席，随时可以吃。当然这个细节不针对有胃病的人。

再说好奇心。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小孩，有好奇心的小孩，一般都爱吃。这两件事是互相驱使的。大人们会说，有好奇心的孩子聪明；还会说，爱吃的孩子聪明。为什么这么说，因为我们人类身体的总部是大脑，大脑活跃，就需要更多的营养供给，有好奇心的孩子，大脑活跃，相对来说，就需要更多食品。身体和思想就是这么一起工作的，一个人如果拼命用脑子，还节食，就会要了他的命。有好奇心的人创作力就旺盛，这是自然的身体反应，就像烧锅炉，要不停地加煤。

读品：您如何理解艺术的社会功能？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？

刘索拉：这类问题，其实用不着单独向艺术家提出来，这是艺术家自然会想到会做到的事情，只要他忠实诚实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，他的作品就自然产生了社会功能。因为所有艺术家都是普通人，是社会中的一分子。哪怕他发出很小的声音，那也是社会的声音。艺术的重要性是记载了艺术家存在的那个时代，一个时代里，艺术的门类越是五花八门，越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活跃性。反之，总是要想着大的意义，反而会自己的文学牵强，或者抱着已经的成功不能再有变化了。艺术和任何别的工作是一样的，并不是艺术家就比别的工作更有社会功能或者责任性，或者是更上层建筑。我们是老百姓之一呀，我不习惯宏大的自我定义，所有事情都是从做小事开始，最后还是做小事结束。就像我们这个有特色的当代中国乐队，能支撑下来的是很多的细节，而不是口号。它今后会怎么发展？我不知道。能撑下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。